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美国卷）之二 M. Jimmie Killingsworth © 著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alt Whitman

沃尔特·惠特曼

 文学名家研习系列（美国卷）之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alt Whitman

沃尔特·惠特曼

M. Jimmie Killingsworth © 著

虞建华 © 导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沃尔特·惠特曼 / 基灵兹华斯 (Killingsworth, M. J.) 著; 虞建华导读.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 美国卷)

ISBN 978-7-5446-0716-2

I. 沃… II. ①基… ②虞… III. 惠特曼 (1819~1892) —人物研究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34315号

图字: 09-2008-084号

Walt Whitman, 1st (ISBN 978-0-521-67094-4) by M. Jimmie Killingsworth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reprint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本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吴文子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965 1/16 印张 10 字数 184千字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0716-2 / I · 0035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编委会

主任：王守仁（英国卷） 虞建华（美国卷）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岚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刘守兰	云南师范大学
朱 刚	南京大学
朱振武	上海大学
李维屏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吴其尧	上海外国语大学
何其莘	中国人民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董洪川	四川外语学院

Preface

Walt Whitman (1819–92)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two most innovative and influential US poet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other is Emily Dickinson). A powerful voice for democracy, a bold innovator in verse form, the controversial “poet of the body,” and the consummate individualist who dared to proclaim “I celebrate myself,” Whitman continues to attract the admiration of poets, artists, critics, mystics, political activists, and adventurous readers around the world.

This book serves as an introductory guide for students and first-time readers of Whitman. It covers the style and ideas of the poetry (Chapters 3 and 4) as well as the major prose writings (Chapter 5). It also contextualizes Whitman’s writing and thought with short chapters on biography (Chapter 1), history and culture (Chapter 2), and 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the work from its first publication to the present (Chapter 6). The book is designed to be read from start to finish for readers needing a fast overview, but the various parts stand more or less on their own. The one exception to this general rule is that readers primarily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poems should first read the treatment of “Song of Myself” in Chapter 3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Whitman’s most important themes and experiments in poetic form. Readings of other poems tend to refer back to this foundational treatment.

To promote readability, citations of secondary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works are kept to a minimum and critical controversies are sometimes simplified. A select annotated bibliography, limited mainly to books still in print, is provided for the reader who wishes to take the next step in Whitman studies. In the interest of simplifying references to the many editions and versions of Whitman’s writings, citations in the discussions of Whitman’s works in all chapters refer as much as possible to a single source, selected for its range, depend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This is the Library of America edition of Whitman’s *Complete Poetry and Collected Prose* (1982).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parenthetical references cite this edition by page number. Although I will be treating the poems in their order of original publication, beginning with those dating from 1855, I will be using the best-known titles and texts of the poems,

the ones that appeared in the 1891–2 Deathbed Edition of *Leaves of Grass*, largely because these are the titles and texts most available to current readers. Readers interested in the changes Whitman made in each edition – which are considerable and which have stimulated some excellent work in bibliography and textual criticism – should consult the online *Walt Whitman Archive* edited by Ed Folsom and Kenneth M. Price, an essential resource in Whitman studies.

I wish to thank Ray Ryan and the staff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inviting me to contribute to this series of literary introductions and for all their help in producing the book. I am also grateful to those who have read the manuscript and offered valuable suggestions, notably Pete Messent (for the Press), Nicole DuPlessis, Steve Marsden, and my distinguished colleague at Texas A&M University, Jerome Loving. Thanks also go to my wife and frequent co-author Jacqueline Palmer and my daughter Myrth Killingsworth for their editorial help and to Myrth's friends at Rice University, Birte Wehmeier and Matilda Young, who served as trial readers early in the project.

总 序

我们有幸将“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美国卷）丛书推荐给我国有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外国文学爱好者。这一套著名大学出版社的英文原版文学丛书，以普及、介绍和导读为宗旨，集权威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原汁原味但又浅近易懂，特色鲜明，十分难得。丛书是开放式的，我们首先推出第一系列共七册，包括诗人惠特曼、狄金森、庞德，作家霍桑、麦尔维尔、马克·吐温和菲茨杰拉德。这些美国作家和诗人都是我国知识界和文化青年熟知的名字——至少是应该知道的名字。他们都是美国主流文学的台柱，他们的作品影响巨大，能够反映或折射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并仍然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启示。他们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属于美国，也属于全世界。

文学不是历史。它不仅仅局限于“记录”事件，进行冷冰冰的梳理归纳，而着力“再现”民族发展过程中或个人生活认识中典型的、生动的实例，这些个案可供放大观察，分析阐释，从中解读出人文环境的很多信息，提供人生经验。文学无疆界，这是因为不同的民族、历史、个体的发展或成长经历中有许多共性的东西，超越时空和文化，可以在中国读者心灵上唤起共鸣。人类生活的许多体验往往处于一种模糊散乱的“悬浮”状态，是我们的语言所不足以表达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文学经典，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的拐杖，通过了解他人的体验，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生活。我们希望本系列丛书能带您走近文学大师，了解他们的生平创作与思想情感，进而更多地去阅读他们的作品，从中获得借鉴和启迪。

在中国，我们常讲“学以致用”。“学以致用”固然没错，但不全面。“学以致用”才应是更普遍、甚至更高的目标。很多学科都不是以“致用”为目的的，如哲学、美学、伦理学等。以是否实用为标准，实际上是将人类文化知识的传承降格、贬黜、庸俗化了。重实用，轻意识；重技

术，轻艺术，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和实用主义的短视的表现。文学是一门“致知”的学科。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通过语言的艺术反馈经验，提供认识社会和人本身的观察窗口，它的影响力不是直接的，但是深远的；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精神的；不是可以明显感知的，但是潜移默化、无处不在的。文学不只具备内在的美学价值，它同时也富有教化意义，指涉现实，反映生活，起到影响和改变社会现状的作用。文学已经显示了，并将继续显示，其在改造国民精神文化素质方面的重大意义。鲁迅弃医从文，却帮助救治了整个民族的病疾。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互相渗透的今天，学习外国文学，了解外国文化就显得尤其重要。我们可以借取它山之石，拓展我们的思路，开放我们的胸怀，调整我们的心态，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本系列丛书的作者都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厚积薄发，各自从多年的知识积累和研究心得中提取精要，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加以表述，深入浅出，勾画出清晰明了的整体概貌。以简明、浅近为特色，没有玄奥高深的理论，也没有引经据典的学究气，其最高宗旨是清清楚楚地把问题讲得明明白白。每册的作者更像一位知识丰富、信息全面的老练讲解员，扼要而精炼地侃侃而谈，向您介绍和引见一位文学名家，让您在不多的时间内了解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作品的主要关注和产生造就这位作家的文化语境，从而激发您的兴趣，打开您的视野。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美国卷）中的每本都将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影响作家（诗人）思想与创作的简要生平；造就作家（诗人）和作品的历史框架和文化气候；作品的风格与主题；作家（诗人）在文学界的影响和接受情况；以及进一步学习阅读的重要书目。每一本既是自足的浓缩的作家评介，又是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的第一个台阶。我们还邀请了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教授撰写导读，并为每个章节设计指导性的思考题，帮助和引导正确阅读和理解。希望这套丛书能引领您从启蒙走向无尽的深处，让您得到阅读的愉悦，领略文学的美妙。

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导 读

◎ 虞建华

一、惠特曼与19世纪的美国

要了解美国文学，尤其是19世纪的美国文学，沃尔特·惠特曼是一个观察窗口，因为在他身上最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美国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的心理状态——一种咄咄逼人的张扬个性，一种肆无忌惮的粗犷，一种置传统于不顾的叛逆精神，一种接近天真的乐观情绪。而这些方面捏合起来，大致就形成了可以称之为“19世纪美国精神”的东西。

美国文学、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确立和发展，其过程与民族身份的认同、民族特性的确立、民族意识的生成并行。美国移民主体来自欧洲，语言来自欧洲，最初形成的文学传统也带有明显的欧洲色彩。正因为传承的渊源是强势的欧洲文化，政治独立以后，美国作家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建立新的民族文学，摆脱欧洲的影响，拉开距离，渲染特殊的历史与地理环境，凸显民族精神与特性。文学本土化趋向，实际上由一种集体归属感和使命感所促成。惠特曼经历成长的年代，独立的民族概念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作为诗人，他热情讴歌美国精神，表达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态度，并努力为民族文学作出贡献。

惠特曼进行诗歌创作的19世纪中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首先，被称为“美国文艺复兴”的超验主义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形成思潮。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提倡发现自我，解放个性，反对权威，崇尚直觉，与更早期的以本杰明·弗兰克林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共同组成了“美国思想”核心的两股主线，形成了美国文化的基础。惠特曼深受超验主义思潮的影响，诗歌中弥漫着超验主义所倡导的精神。其次，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刚刚开始，社会发展欣欣向荣；而与此同时，边疆不断向西部推进，广阔的疆域展现了无限的可能性。展望未来，美国人充满了乐观

的期待。这种乐观情绪在惠特曼的诗歌中处处可见。但紧接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弊端开始显现，种族、性别、阶级和文化冲突加剧，接着，由工业经济和种植园经济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以废奴为焦点的南北战争爆发，又给满怀希望的新民族蒙上了阴影。所有这些或多或少都在惠特曼的诗歌中得到了体现。

惠特曼不仅体验了历史演进中的亢奋，也见证了其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他更是重要的参与者和代言人。他以杰弗逊的民主主义为自己的理想，衷心拥护以宪法为权威的共和制，反对南方的分裂主义，支持废奴运动。他为自己的民族和建构这个民族的先进理念感到无比自豪，自觉承当了民族歌手的角色，努力在诗歌中塑造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并通过这个第一人称的歌者“我”，唱出美国精神。他的诗歌理想主义色彩较浓，总体基调比较乐观，但30多年的创作也呈现一个演变过程，中后期的诗作中时常流露出失落的情绪。他总是大言不惭，将自己与荷马、莎士比亚进行比较，宣称自己就是“美国的诗人”，在当时遭人耻笑。但今天，文学界似乎已有共识，“美国歌手”的美名非惠特曼莫属。

19世纪中叶的美国小说已经成就斐然，以霍桑的《红字》和麦尔维尔的《白鲸》为代表的长篇小说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但诗歌领域仍被因循守旧的势力把持着。继承了英国诗歌传统的学院派——如朗费罗、罗威尔和霍姆斯等人——受到热情拥戴。除了爱默生等少数“慧眼”，惠特曼的诗作一直为同代人所不屑。惠特曼以一个彻底反传统的角色亮相，大张旗鼓地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他相信从欧洲舶来的诗歌传统已经跟不上民主时代的步伐，无法表达新民族的独立个性，应该完全摒弃，自立标准。通过与传统的抗衡，惠特曼在创作实践中建立自己的诗学理念，并不管别人如何批评嘲笑，一意孤行，坚持不懈。他呼吁人们的关注，但在有生之年收效甚微，直到1892年去世，一直没有得到同胞们的赏识和充分的认可。

二、《草叶集》与《我自己的歌》

惠特曼的代表作是《草叶集》。自1855年推出初版之后，诗集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不断修正，不断扩充，不断整编，到1881年的第7版才基本定型。在这一过程中，惠特曼不断发展自己的主题和技艺，《草叶集》也越来越厚实，到了1892年的“临终版”，已从最初12首诗的小册子发展成了收集401首诗歌的洋洋大卷。他也写过不少小说和其他文体的作品，但一般不为人们所提及。《草叶集》是凝聚了诗人毕生心血的集大成之作，惠特曼也因这本诗集而名垂美国文学史册。

“草叶”英语中又是“书页”、“纸页”的意思。惠特曼用双关语将自己的诗稿比成生生不息的青草。草是自然界最普通、最朴素、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代表着人民大众的精神和情操。它容易被忽略，被轻视，但具有令人敬佩的品质。白居易的诗中就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对小草进行赞美的千古绝句。惠特曼在草叶中看到了艺术的生命，看到了基层民主的力量。他在诗中对草叶的多种寓意进行了阐发：

一个孩子说：草是什么呢？他两手捧一大把递给我。
我怎么回答这孩子呀？我知道的并不比他多。
我猜想它是性格的旗帜，由充满希望的绿色质料织成。

我猜想它是上帝的手帕，
一件故意丢下的芳香礼物和纪念品，
……

我猜想或者草本身就是个孩子，是植物产下的婴儿。
我猜想或者它是一种统一的象形文字，……（李野光译文）

草叶的多义性给诗集带来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但整部诗集的基调在集子第一首《我自己的歌》头一行中就已经定下：“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是一片草叶，芸芸众生之一员，十分平常，但值得赞颂。不管后来多少次修订再版，《我自己的歌》一直是《草叶集》的主体，也是诗人一生创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惠特曼诗歌中的“我”是一个美国

人，一个从传统束缚下解放了的自由人，是肉体 and 灵魂彼此同一的个体。这个个体包括——但绝不仅限于——名叫沃尔特·惠特曼的“歌者”。诗中写道：“我博大宽广，我包罗万象”——说明这个“我”具有很大的容量。诗人从个别的“我”出发，由具体到抽象，由感觉到精神，涉及到身体、意识、情感、道德等多方面。同时，诗人又从多方面复杂的社会和历史的联系中综合全体美国人的经验，通过歌唱自我为民族代言，抒发美国人的理想，由小及大，逐渐与社会、与联邦、与人类乃至永恒世界相融合，赞美人生，赞美民族，赞美未来，构成了一组庞杂浩大的狂想曲式的新民族史诗。

惠特曼的诗在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个性方面的确是卓尔不群的。他的诗歌具有美国后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主题特征，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与超验主义的精神内核十分合拍。《草叶集》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典型的惠特曼式诗歌风格，并从一开始就聚焦于一大堆复杂矛盾的观念，如人是什么、意识是什么、我是什么等，将哲理探讨与情感的抒发、政治观点的表达、日常生活的感悟组合在一起，散漫杂乱，但真情激荡，形成了与以往任何诗人不同的鲜明特色。惠特曼在《过去历程的回顾》一文中特别提到德国文艺理论家赫尔德的话：“真正伟大的诗（如荷马或《圣经》中的赞美诗）永远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产物，而不是少数有教养的卓越人物的特权。”

惠特曼一辈子没有改变过对共和国未来的信仰、对民主和民众的热爱。他不是个激进的改革派或革命者，但在《草叶集》中表达了许多进步思想，提倡民主政治，提倡种族、阶级、男女、上下之间的平等，提倡人类的和谐共存，提倡宗教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在他创作的前期，他热情为一种他认为可以在美国得以实现的带乌托邦色彩的理想社会大加赞唱，但从60年代开始，由于政治上的幻灭，惠特曼的乐观激情有所减退。但他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理想始终坚持不渝。《草叶集》表达的正是19世纪中后期典型的美国精神和心态。如果说诗人有时表现出政治上的幼稚或者观念上的矛盾，这些方面同样也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美国特征。

三、惠特曼的诗歌风格

在有生之年，惠特曼受到的抨击远远多于褒扬。很多人认为他的文字是对“诗歌”概念的亵渎。从表面来看，他的诗可以用一个字进行描述，那就是“粗”，是“粗人”之作：粗俗、粗砺、粗放、粗犷。虽然后来称赞他的评论家也认为他“局部粗浅，整体伟大”，但“粗”也正是惠特曼诗歌的特点和力量所在。英国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当时大多美国诗人亦步亦趋，比如朗费罗写下了众多音律优美、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但总是让人想起成熟的欧洲诗韵。惠特曼采取“彻底颠覆，从头开始”的反叛策略，摒弃传统，自成一家。他的诗歌风格让读惯典雅优美的英国田园诗的美国文艺界不知所措。陌生导致了受挫感，受挫感引起一片批判和谩骂之声。但惠特曼对批评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用豪放但不太规范的语言和独一无二的诗歌形式赞美自我、自由、民主、多元，咄咄逼人地表达了美国人有别于他人的声音与情感。

的确，惠特曼的诗不是娇美的花朵，而是草叶。他的文字非常普通，但又有顽强的生命力。换一个比喻说，如果说他同代诗人朗费罗的作品是玉雕，那么惠特曼的诗就是根雕，不事雕琢的粗朴、原始和自然正是其美感的来源。他使用自由体，置所有音律规则于不顾，用滚滚而来的长句，不断重复，让各种意象陈列铺展，大量使用第一人称的“我”，直接把读者称为“你”，用民众口语向读者进行面对面的诉说。诗人在创作时好像随兴所至，宣泄情绪常常多于表达思想，跟着散漫的思绪忽东忽西，将描写、叙述、议论、随想糅合在一起，煮成一锅杂烩汤，让受过正规烹调训练的“厨师们”看得目瞪口呆，直摇脑袋。但历史作出了鉴定，浓郁的乡土味最终得到广泛认可，成为特色，成为品牌。

惠特曼说他要写的是“自由的诗”，不受任何现存模式的限定：“我只要成为一个按照我自己的标准的大师，写激情的诗，不管它消失也好，流行也好。”他几乎全面否定了以音节和重音为基础的英诗格律，将既定的韵律格式斥为“机械的、外表的规律与统一”，认为通过意象之间的关联表达思想、表达精神才是最主要的。因此，他代之以一种散文式的自由体

长句，如叙如说，像奔泻的意识流。如果抛弃偏见，读者不难发现，惠特曼的诗歌读起来琅琅上口，涌动着一股磅礴的气势和自发的激情，随着情绪的起伏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内在的节奏。后来文艺理论家称这种惠特曼式风格为“内在韵律”或“有机韵律”，并一致公认惠特曼为这种新诗体的开创者。其实，惠特曼的诗风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他喜爱的意大利歌剧，二是美国民众口语的节奏，所以他的诗更像是可以“唱”的“歌”。这一点惠特曼有意识地在一些著名诗篇题目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如《我自己的歌》、《我歌唱带电的肉身》、《暴风雨的壮丽乐曲》和《红杉树之歌》等。

四、美国歌手：惠特曼的贡献

自《草叶集》发表以后，美国诗歌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不是马上产生的。也许美国人因文化根基浅薄而自惭形秽，最初几十年对惠特曼的“下里巴人”十分反感，普遍抵制。《草叶集》的大多数版本都是诗人自己掏钱印刷的，反倒是英国文坛首先喜欢上了这种狂放不羁的诗体。今天，惠特曼已经成为19世纪美国诗歌的旗帜，他的很多诗作进入学校的课本，广为传诵，除了《我自己的歌》外，还有如《从那永远摇荡的摇篮里》、《穿越布鲁克林渡口》、《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啊，船长，我的船长》和《当紫丁香上次在庭院开放》等。批评家们在他的诗歌中看到了现代性，说他是“意象派”和“意识流”诗歌的先驱。后来的诗人，如艾伦·金斯伯格，在诗歌艺术上继承了惠特曼的风格，我们能在他的代表作《嚎叫》中又听到惠特曼的声音，大胆、雄浑、激昂，一泻千里。

惠特曼对美国诗歌的贡献主要在两方面：第一，它断然同英诗传统决裂，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全新诗歌形式，成为土生土长的美国诗歌传统的最初来源。当他的同代人——甚至包括爱默生在内——接过英国田园诗的风格表现新大陆生活时，惠特曼高高举起了反叛的大旗，用一种可以说仍然相对粗放但充满原始力量和内在激情的新文体，挑战诗坛中舶来的优雅

绅士传统，代表民众喊出了新民族的声音。在《草叶集》多次再版的30多年中，惠特曼在创作实践中走向成熟，不断完善自己的诗歌技艺，提高表现力，建立了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第二，惠特曼在诗歌中一如既往地表达着对自我、对生活、对自由、对民众的信念。尽管在后期的诗作中他流露出茫然与悲观，但他的核心思想始终如一。惠特曼也许没有哲学家的深刻，也不善于探讨诸如生命的意义之类的终极问题，但他绝对确信人生是崇高的，民族的前景是美好的。他相信人在尊崇自然法则的原则之下，可以企及相当宽度的自由，而人无高下之分，都拥有神圣的自我。这些是惠特曼文艺思想的核心成分，在今天看来仍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

本书作者吉米·基灵兹华斯在书中引用的惠特曼本人的话也许最能说明诗人的创作动机和对美国文学的贡献。惠特曼在《过去历程的回顾》中谈到他最初目的时说：他要“以文学或诗歌的形式忠实地、毫不妥协地在记录当前美国重大精神和史实的同时，再现和表达我自己身体的、情感的、道德的、理智的和美学的个性。”正是在对19世纪后半叶美国精神的记录、对一个“复合的”美国公民个性的再现中，惠特曼的诗歌体现了它们永恒的价值。

惠特曼在我国也受到了热情的关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我国出版了不少惠特曼的诗歌集，其中由著名翻译家楚图南、李野光翻译的以及由北大教授、著名女翻译家赵萝蕤翻译的《草叶集》为经典译本。前者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上、下两集的全译本；后者也是全译本，199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由李视歧翻译、华文出版社2005年推出的双语读本《惠特曼诗精选》更是为读者提供了对照欣赏惠特曼诗歌名篇的实用选本。惠特曼研究方面，李野光著有《惠特曼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和《惠特曼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两部专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还在2000年推出埃兹拉·格林斯潘主编的《沃尔特·惠特曼》，也是全英文的引进版，属于“剑桥文学指南”丛书中的一册。这些译本和著作为我们进一步阅读、了解和研究惠特曼和他的诗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Contents

<i>Preface</i>	<i>page</i> iii
Chapter 1 Life	1
Youth and literary apprenticeship (1819–1850)	2
The emergence of the poet (1851–1860)	5
The war and its aftermath (1861–1873)	8
The period of reflection and decline (1873–1892)	11
Chapter 2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13
Democracy	14
The body	16
The land	19
The culture	21
Chapter 3 Poetry before the Civil War	24
1855: “Song of Myself”	26
Other poems dating from the 1855 <i>Leaves of Grass</i>	40
1856: poems of sexuality and the body	44
1856: poems of the earth	46
1856: “Crossing Brooklyn Ferry”	48
1860: Sea-Drift poems	50
1860: gendered clusters – “Children of Adam” and “Calamus”	54

Chapter 4 Poetry after the Civil War	57
Elegiac poems	60
The emergence of the image	69
Minor poetic modes	77
Chapter 5 Prose works	83
The 1855 preface	85
<i>Democratic Vistas</i>	88
<i>Specimen Days</i>	93
Chapter 6 Critical reception	105
The first fifty years, 1855–1905	105
1905–1955	110
1955–2005	114
<i>Notes</i>	123
<i>Further reading</i>	128
<i>Index</i>	133